四友齋叢說

刻四友齋叢說題辭

余嘗從八寶朱射陂氏知東海有柘湖何子心竊慕之比臨海上則已物故爲之悵然其猶子充之雍之二太學出所撰語林翰林集曁四友齋叢說來余受而讀之讀語林曰詳而核精而不穢良史才

也讀翰林集曰詩諸體具備古擬漢魏律倣盛唐文則步騶遷固之間可傳已至藪說讀既則又躍然喜不自禁蓋余伯有古今之慨喜其說之時有當余心也惜其刻未善詢之克之云茲活字摹本也尚有續稿八卷未摹入今存張冲字

吳門何大[illegible]寫刻

所遂佐其費俾召善工并刻之以示其兩孫噫九原有知將不謂余為知言矣乎刻竣冲宇謂余當有言曰題其首如此

三十六湖雲水二十四橋烟月主者廣陵龔元成書於吳松行署青天白日軒中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南京翰林院孔目柘湖先生何公
著也公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梓於世世世誦傳之矣公家多蔵書於書無所不窺尤雅意本朝每大衆廣坐中區畫天下事當否成敗懸河注辨聞者生氣意

旨所激無嚴貴達然語非鑿空多本之經史而約之以時制嘗曰經猶本草史即藥按也捨此而欲以濟世無他術矣又曰士必通達國體而後可與成事功余蓋深服其言云至非其人而語所不合者公去之若浼不屑以一語復也人固多長慕公然亦以此見忌公又不

欲貶其素以希知遇以故公之所
負竟不能少展其志以見之功緒
晚稍試冷局即棄去值海寇發難
于其家不可歸以扁舟棲遲吳臺
笠澤間者數年近始卜城南一區
築香嚴精舍以老公固已倦游而
閱世者益習壯懷雄辨復粹而成
秩余時過從扣所未聞手出此相

訂議且曰莊生玩世世而放言虞卿窮愁而著書余少有四方之志不能與世充合生平意見或可少資於用者不欲泯泯以蔵之胷中今托之叢說直似夢寐中語固不計世之知我罪我者也嶺公數語以首之余授而終業凡經術文藝人才治紀邊防兵食民風士論先正

之風猷一時之談謔旁及字畫歌
曲之伎竺乾之書遠弋博采率當
晰情實持論超越不隨俗同聲信
可稱大雅一家之言非瑣録稗說
者類也夫譚經者棄註疏而守一
家之傳註以爲筌蹄論文者背古
始而修排比之蕪藻以博聲利用
人者以一眚而掩其大節經國者

隨時以就功名而忘遠圖賦歛不經而民日瘁官邪無警而俗日偷視成憲爲故㵖以紛更爲任事議論奪於浮薄賢豪困於摧抑即令之所覩記憂時之士有不勝其嘆息者第習既相沿胥懷之而不敢吐耳然則公之言其有貫生之志乎使盡如公之言則士以通經學

古爲能吏以字民守法爲政捐苛細而崇長厚之風勵節槩而遠脂韋之習豈非太平之長筭救時之藥石乎惜乎世之知公者寡也昔人謂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情之所鍾固在吾輩故審音知樂賢哲未嘗不致意苟志行瓌瑋亦何嫌於詼涉二氏之學誠與吾儒不羣然

返觀内照守静虚以尊生自葆與
逐逐腐鼠駃機而指汗顔而不知
止者愚智相去幾何公固将以此
自遣而亦以此警世之迷也末學
藉口玩物自聲偶之外舉之舌撟
然不能下且曰此亦何用知以淺
薄自文其視公之閎博不直小巫
見大巫矣或謂公之言太直致不

避忌非諧俗者所樂聞余竊以為不然士君子各有所見有所見而不出之終日如含毛石以媚說博人一開顏豈壯夫所為蘇長公有言事有不如意者如食中有蝇吐盡乃已此正公之通方脫畧於塵𡏖之外者時以莊語向人而其中城府對面邈不可測公固將知之

若涘矣又何足槩公之雅度余學術荒落少爲公賞識留都時志業共期有皮鮑之知閒居以書史授受有王蔡之好室邇芝蘭炊汲在望晚歲所賴於公者多矣荷不朽之重托接四友之良遊載筆序之俟後之知何先生者考焉

前史官廣乘山人朱大韶撰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四友齋者何子宴息處也何子讀書顓愚日處四友齋中隨所聞見書之於牘歲月積累遂成三十卷云四友云云者莊子維摩詰白太傅與何子而四也夫此四人者友也叢者蘩也冗也言草木之生冗冗然荒穢蕪雜不可以理也又叢者叢脞也孔安國

曰叢脞者細碎無大略也叢說者言此書言事細碎其蕪穢不可理譬之草木然則冗冗不可為用者也何子少好讀書遇有異書必厚貲購之撤衣食為費雖餒凍不顧也每巡行田陌必挾策以隨或如廁亦必手一編所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蓋欲以攬求王覇之餘畧以揣摩當世之故一遇事之盤錯難解者

即傳以古義合之而有不合則深湛思之竟日繼以夜或不得何子心震悼不懌如此葢二十五年所何子年已幾四十無所試何子遂得心疾每一發動則性理錯迕與人論難稍不當意輙大肆詬詈時一出詭異語其言事亦甚狂戾不復有倫脊即此十六卷所載者是也或者曰子之言多謬妄其有一二中理

者子擇而去取之以傳何如何子曰君固未聞元贅叟寱語之說者耶夫寱語者寐語也寐中之語此誣妄之極也寤而覺其妄也針砭薰灼醫療備至及寐而寱語如故此則天所授之病雖没齒不可藥而愈者也然昔人固有晝爲乞兒夜而夢爲帝王處於王宮衮冕黼黻南面以臨諸侯亦有晝爲帝王處王宮

袞冕黼黻臨御百辟夜而夢行乞於市
中夫以宇宙之大其间顛倒謬悠何所
不有余又烏知寤時之君子其寐而不
爲小人耶余又烏知寤時之小人其寐
而不爲君子耶則余詎之爲寤爲寐爲
君子爲小人余盖不得而定之也則是
君子小人交禪於寤寐之间余既不能
辨識而別白之况寐時之寱語其孰爲

是孰為非余又安能決擇去取於其中故欲過而兩存之以俟夫不諱竊語者示之茍見之者曰此何子之竊語也則良俊之幸也若必曰此何子之莊語蓋必有所憂也則此書者良俊之罪也然其幸與罪固在諸君子耳良俊方在寐中則又烏能定之哉隆慶己巳九日東海何良俊書於香巖精舍

四友齋叢說目錄

四友齋叢説目録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一

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無日月一日無日月則天地或幾乎晦矣一日無常道則人世或幾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爲萬代師者功在於刪述六經也先儒言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斯世之責者

安可不留意於經術乎世又有喜談性命說玄虛者亦經學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四

凡四卷

孔子賛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故其言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門弟子之所記則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史記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夫六藝者六經也後世以樂經合於禮遂稱五經漢五經皆置博士列於學官而歷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經而言治則治非其治矣舍五經而言學則學非其學矣今五經具在而世之學者但欲假此以爲富貴之階梯耳求其必欲明經以爲世用者能幾人哉

唐時則以易詩書及三禮春秋三傳爲九經又益以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家總爲十三經而

孔穎達邢昺諸人爲之作正義謂之十三經註
疏今有刻行本
孝經相傳謂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屬商孝
經屬參今觀孝經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
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孝之始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則是人子必須
自竭其力以養然後爲孝苟但假於人力則雖
三釜五鼎不可謂養苟不能行道雖位至卿相
不足爲顯使非聖經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後世

以竊祿爲能養以叨名爵者爲能顯其親相去何啻天壤

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於經義便錯則何可不列於學官聞吾松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會不去手亦欲認字也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於各書者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是也有詩緯如含神霧之類是也有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是

也有春秋緯如元命苞之類是也有禮緯如含
文嘉之類是也有樂緯如動聲儀之類是也有
孝經緯如援神契之類是也有論語緯如撰考
讖之類是也有河圖緯如挺佐輔之類是也有
洛書緯如甄曜度之類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
篇目尚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讖
緯故諸儒作此以干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與
於西京之世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
儒亦以樂記并在禮記中而河圖洛書別自有

緯不在此數則五經孝經論語正合七緯之目矣

周易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擄朱子本義曰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引龜策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余甚不安其說夫神明化育本是一義如何將來混解況蓍草亦衆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則百物暢茂蓍草自然莖長而叢密與群卉等耳何獨於蓍草見得聖人幽贊處且

只是生蓍草亦把聖人幽贊神明說得小了不如註疏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用蓍求卦之法蓋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無口可以語人故聖人幽贊其所不及以陰陽剛柔配合成卦爻生大衍之數以蓍扐之則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趨凶者以避則神明所不能告人者聖人有以告之而幽贊之功大矣較之本義其說頗長

中孚上九爻辭曰翰音登於天貞凶本義云雞

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猶爲凶道此因禮記有雞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爲鷄然鷄何故遂欲登天此觧牽合寔爲無謂不如註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飛而實不從也故朱博拜相臨延登受策殿中有大聲如鍾上以問黄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楊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

博爲人強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後博果坐姦謀自殺豈非所謂雖得其正猶爲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謂此也然則洪範徵應與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以翰音爲雞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

畫爲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與
來俊臣之所不爲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
莽之惡爲聚斂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
行又可以誣聖經乎楊升菴云東發之論亦可
爲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
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
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

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楊升菴以爲此說精明可補註疏之遺

四明黃潤玉是國朝人所著有經書補註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静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其言多有可取者

香山黃廷美云經書註疏論語仁者静孔安國

曰無欲故靜周子取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乆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謂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動一歲之運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感之際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也及感物而動則性蕩而情矣群動既息夜氣清明然後情復于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哉故君子自脩亦不遠復而已予于註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之

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余嘗謂詩經與諸經不同故讀詩者亦當與讀諸經不同蓋詩人托物引喻其辭微其旨遠故有言在於此而意屬於彼者不可以文句泥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是以子貢言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夫子告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即引衛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證之夫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子夏詠詩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

乎夫子曰商也可與言詩一則許以起予一則許以告往知來乃知孔門之用詩蓋如此他如大學引綿蠻黃鳥止於丘隅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引鳲鳩篇其儀一兮正是四國則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此曾子之說詩也中庸引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則曰言其上下察衣錦褧衣則曰惡其文之著此子思之說詩也孔門說詩大率類此亦何嘗泥於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學者必曰

通倫類葢引伸觸類維人所用漢人說經葢有師授故韓嬰作詩外傳正此意也自有宋儒傳註遂執一定之說學者始泥而不通不復能引伸觸類夫不能引而伸觸類而長亦何取於讀經哉

詩小序世以爲子夏作今雖無所考然梁昭明集文選其於毛詩大序亦云是子夏作想漢晉以來相傳如此夫大序既出於子夏則小序爲子夏何疑夫夫子删詩而子夏親受業於其門

且夫子亦嘗以孝經屬曾參春秋屬商矣子夏以文學稱故夫子又以詩屬之故子夏爲之作序此可以理推也今世乃不信親有傳授之人而必以後世推測臆度者爲是抑又何哉縱不出於子夏而爲漢儒所作然漢儒去聖人未遠諸儒之授受有緒與後之去聖人千五百年況當絕學之後者又自有别故詩旨必當以小序爲據

詩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當輔佐君子

求賢審官故其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爲思得賢人寘周之列位亦甚有理又何必以爲文王行役后妃思之故不能釆卷耳而寘之周道哉或者以爲婦人無壼外之思則武王有亂臣十人其一人謂文毋則后妃亦嘗助成王業安得以求賢審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傳中楚以公子午爲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擇賢者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

人也杜預注亦云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自漢以來說詩者相傳如此

木瓜小序以爲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曹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甚爲有據朱子以爲男女相贈荅之辭何耶

栢舟小序以爲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

易也朱傳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豈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

荀子解詩卷耳曰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此是荀子用詩耳盖亦斷章取義也楊升菴以荀爲深得詩人之心而以小序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亦失之矣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晋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敎民農桑故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

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使磽埆生物第二章子國毛云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夫漢世傳經有緒書籍尚多必有所據而朱子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作蓋夫子刪詩以垂後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備法鑒可也豈有連篇累牘盡淫蕩之語耶

小雅鼓鍾小序云刺幽王也幽王鼓鍾淮上失禮之甚賢者爲之憂傷鄭康成箋引孔子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然則鼓鍾淮上此是嘉

樂野合正見幽王失禮處朱子不取而云未詳何也

常棣小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踈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故周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鄭玄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故杜預以爲周公作詩召公歌之甚爲有據朱子但作燕享兄弟之樂歌有甚意義

楊升菴云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本於此至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

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余觀註疏中毛公詩亦作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則言鄂然外見者不出於宋人至鄭氏箋始云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又云古聲不柎同亦不遂訓不爲花足蓋升菴雖甚博然亦考據欠詳也

小雅賓之初筵小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

涵湛洪武公既入而作是詩箋云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蓋武公爲周卿士見王政之闕而刺之有關於王室故列之小雅若朱子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則是衛武公之詩當列之衛風矣何得置雅中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作懿詩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作刺厲王因以自儆方可置之大雅中若只是自

儆則亦衛國風詩矣朱子偶思不及此耶

吉日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蓋卜日選徒是愼微以御賓客是能接下序與詩意正合不知何故削去

庭燎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之意亦好恐不可去

詩註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從鹿鳴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

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跡故謂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三篇是武王之大雅如此等言論皆詩家切實謹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讀詩者不知今之讀詩者若問其何謂之小雅何謂之大雅何者爲正何者爲

變必茫然不知矣然則註疏其可盡廢哉

鄭淡泉長於攷索其古言中所論經傳於考究儘有詳審處但於義理無所發明獨言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訟魯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此段甚好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以與諸大夫獻子謂成鱄曰吾與戊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舉

親也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扵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訓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成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是春秋時已有說詩者矣

世有詩傳一本其篇首題曰孔氏傳平聲衛端木賜子貢述其關雎序曰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非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以關雎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爲是王化之本也

其葛覃序云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既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又有詩說一冊題爲漢太中大夫魯申培撰其關雎序云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爲先比而後賦也巳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二家以爲后妃思得淑女朱傳以爲文王思得后妃覺二家之義爲長

二家之序與毛詩小有異同鼓鍾二家皆以爲
昭王詩
王風二家皆作魯風而魯頌四篇次焉蓋漢儒
傳經各尊其師說如論語有齊論魯論其篇目
各自不同
嚴粲詩輯近亦刻行嚴是朱子同時人其詩旨
全用小序
叢說卷之一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二

左傳用詩苟於義有合不必盡依本旨蓋即所謂引伸觸類者也余錄出數條示讀詩者使知古人用詩之例

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隨叛楚楚伐之取成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杜注云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則凡違禮者皆然而詩之用斯廣矣

孟明增修國政趙成子言於晉曰秦師又至必將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晉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

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

魯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欒書侵蔡楚退師欒書從三帥之言不戰而還春秋與之詩曰豈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

吳伐楚乘其喪也君子以為不吊詩曰不吊昊

天亂靡有定

管仲請桓公救邢引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卹之謂也

晉立夷吾秦伯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惟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宋人圍曹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邾人出師魯不設備臧文仲曰國雖小不可易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魯躋僖公傳引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樂

林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

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

焉

孟明敗于殽左右曰孟明之罪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敗貪故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子産以諸侯之幣重寓書于范宣子曰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周室有王子朝之難鄭伯如晉子太叔見范獻
子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吾子其早
圖之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
之恥也獻子懼而與范宣子謀之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及子太叔爲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與師徒[illegible]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

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魯昭公卒于乾侯趙簡子問于史墨墨曰魯君既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

人乎

左氏傳所載凡列國之大夫聘問鄰國者其主賓於燕享之際各稱詩以明志余愛其辨而雅也錄之以列于左方

魯文公與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魯公賦嘉樂

晉公子重耳至秦秦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

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曰大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衛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王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
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范宣子聘魯告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
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
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
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
獻功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

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晉伐秦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魯公如晉謀鄭也公還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

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卹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齊及晉平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景子又使晏平仲私于叔向叔向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

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享畢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

戒趙孟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
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
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
豆于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
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
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
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
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
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韓宣子起爲政聘魯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宣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武子賦節之卒章旣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遂聘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䕫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産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

小邾穆子朝魯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子

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吳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傳曰九能可以爲大夫其一曰登高能賦當春秋時尚未有賦亦未必人人作詩即如前之所賦是也蓋但以明志而已

春秋經如公穀胡氏之傳特孔子書法之發明耳若晉楚齊魯鄭衛之事皆賴左氏作傳而孔

子之經始有着落故孔子稱素王丘明稱素臣不虛也雖其言諸侯之威儀言語其微應有若卜筮然故韓子以浮誇病之然孔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之事所以得傳於後世者皆左氏之功也豈諸傳可得而並哉然漢初惟用公穀至劉歆移書太常而左傳始列於學官

禮記一書後人疑其出於漢儒附會若檀弓經解諸篇是也即檀弓所載如孔子聞伯高之喪

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之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而哭之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又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只此兩節不但文章之妙非後人可及求之典禮亦豈後人所能識擬哉

經解世疑其非本經或後人所撰然所論諸經

要旨亦恐非後人所能道縱出於漢儒當時必有所本必非出於鑿空杜撰者諸篇不能盡述聊舉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豈有廢經而傳單行者乎則儀禮何可不列於學官

張南園曰予爲稽勳員外時江夏劉主事績以陳晧禮記集說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良是後孫九峰知之謂予曰陳說朝廷已頒降天下不可以劉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追思其

言誠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舛誤者只緣劉狂誕自高又制行不撿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鎮江府鎮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說禮之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談苑醍醐云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則知古經之殘鈌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揜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

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人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經學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

談苑醍醐云禮記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姇尹讀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皓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爲解詩而作則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

解孚尹何異指白犬以爲羊捉黄牛而作馬乎甚矣陳皓之不通文理也
朱子作諸經傳註儘有說理精到處若書經註出于蔡沉禮記註出於陳灝其何可盡去古註而獨行之耶
詩經有呂東萊讀詩記世有刻行本學者亦宜參看
高皇帝以尚書咨羲和與惟天陰隲下民二簡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

吾攺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

今之學者易於叛經難於違傳寧得罪於孔孟毋得罪於宋儒此亦可爲深痼之病已不可救療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予見南子章纂箋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論語正義曰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

叢說卷之二終